

顏習齋集



顏習齋集新序

許嘯天

——整理後的感想——

我們從豎的——過去的——歷史，看到橫的——現在的——社會，那人類事業，經過種種創造，種種失敗，種種團結，種種破裂：千辛萬苦，前仆後繼的接續着做那創造而又失敗，團結而又破裂，循環無端的事業，以至於億萬斯年而不休息，而亦不成功。這是爲什麼來？人類同是天地間千萬種生物中的一種，同受着天地的養育，現現成成有吃有住有穿，你若不創造，天一般也要生你的，你若不組織，地一般也要養你的。你看別的生物社會，他有什麼創造？他有什麼組織？即使有創造有組織，總趕不上人類那樣偉大的創造，繁瑣的組織；但他們不見得因此斷了種，也不見得因此絕了食。獨有人類，社會，會窮古老年不住的在那裏創造什麼事業，組織什麼社會，賺得烏烟瘴氣；又但是事業祇管翻新，社會祇管複雜，而人類依舊是住在地球上，依舊是靠天養活的。這樣說來，人類所經營的種種，豈不是白辛苦麼？明知是白辛苦，還是進行不休，這又是爲什麼來？這個答案，我可以總說一句：是受着人生觀的驅迫。

人雖同是天地間的一種生物，但因生理上的組織，比較現有的別種生物——將來有無勝過人的生物產生却不得而知——格外細緻一點，所以他思想界的領域，便也格外擴大一點；因思想界的擴大，他智識的慾望也跟着擴大起來，生活的慾望也跟着擴大起來。凡是他所創造，他所組織，都無非是求智識上的安慰，和生活上的享受。人是最聰明而又最貪心——據現有的生物界說話——的動物，所以他的智識也永不能得到安慰的一日，他的生活也永不能得到滿足的一日；因此他的人生觀也永不能得到完善解決的一日。明知道不能解決，但我們做一天人，那智識界上受着一天人生觀的驅迫——下愚的除外——不由你不去做一天解決人生觀的事業，和維持人生的事業；因此，便也無意中延長了人生的歷史，組織成複雜的社會。

凡是人，雖都有人生觀——便是下愚的人也有下愚的人生觀——但因各人受着環境的驅迫力不同，習慣的蓄養力不同，性情的趨向不同，學識的方向不同；因之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，甚至同是一個人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人生觀，雖是這樣說，大概一個民族，因為同住在一處地方，同受着一處風俗的教養，同受着一處人性的遺傳；因此，在一民族中，雖有各人不同的人生觀，却可尋得一條人人相同的人生觀的趨向。根據他的趨向我又可以把全世界人類對於人生觀大別的態度，

分出三種來說：第一種，是向前看；第二種，是向左右看；第三種，是向後看。我再約略分說在下面：

第一種，向前看的人生觀。這一種，他把人看作無上尊貴而又萬能的，不但是萬物之靈，而且是天地間的主宰。在人的智力範圍以內，沒有不可解決的事，也沒有不能明瞭的理；遇到了困難，便一味的向前要求研究，創造，享用，成了如今物質文明的世界。

第二種，向左右看的人生觀。這一種，他果然也把人看做萬物之靈，但同時也承認自己為天地間生物中之一員；在天地的範圍以內，任你人的智力如何發達，終不能得到人生觀的究竟。還不如安分守己，盡萬物之靈的本能，創造得一分，便享用一分，凡事不要求澈底的解決，凡理也不要求澈底的了解；眼前如有困難，便向左右看，在這困難境地上求自己的滿足。不想破壞局面，也不想改造局面，成了如今趨重情志的中堅社會。

第三種，向後看的人生觀。這一種，他把人生看做無上的煩惱而又虛空的人生觀，是天地間永遠不能揭曉的一個大謎；既然是猜不透的東西，何必白費心思去研究他？在主張物質文明的人，以謂多研究得一分，便多明瞭得一分人生觀的原理。多創造得一分，便多解決得一分人生觀的事業。其實，他不知道這人生觀之門，是從外開進去的，不是從裏開出來的，他是一

座迷宮，愈向裏開進去，裏面的門路愈多，愈叫人迷失了來時的道路。那求澈底了解人生觀的，愈是研究得精細，發生的問題愈多；社會上事業愈發達，人生愈是煩惱，愈是危險。憑我們做人的智力，終於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，何如不求解決，并且根本不要這個無謂的人，豈不是不解決而大解決了？憑這個態度，便成了如今趨向厭世的宗教社會。

總起來說：向前看的，是入世的人生觀；向左右看的，是處世的人生觀；向後看的，是出世的人生觀。這三種人生觀，各走各的路，各說各的話；自有人類社會幾千年以來，也便走了幾千年，說了幾千年。到如今，還不會走得通，還不會說得明白。倘然入世的人生觀，走通了，說通了，人的壽命也可以仗着物質的保障，弄成永古不死的神仙；世界上各種事業發達完成，早已把地球弄成天國了。因又倘然處世的人生觀，走通了，說通了，人人各安天命，不奮鬥，不創造，直到如今，也可以保持幾千年以前穴居野處的原始狀態，又如何能造成如今這樣物質文明的狀態呢？又倘然出世的人生觀，走通了，說通了，那更是乾脆，人類早可以滅盡死絕，何必再叫我們的子孫永古千年留在世界上，受盡煩惱，吃盡辛苦呢？這三種人生觀，到如今一種也得不到成功者，祇因他們都有走不通的地方，互相維繫着，以造成今日這半明不暗的社會。

我還可以說一句，這三種人生觀，莫說眼前有走不通說不通的地方，便是再過億萬年，也還是個走不通說不通；他們走不通說不通，難道說叫我們便不做人了嗎？還是候着他們走通了說通了再做人嗎？還是暫時做一個沒有人生觀的人嗎？這都是不可能的。既是不可能，當然不能不做人；既不能不做人，當然要有一種人生觀。這三種人生觀，都不是可靠的，依我的主意，我們既在世界上做人，祇是低着頭去做罷！且不要抬着頭觀罷！觀是空想，做是實事；隨你什麼空想，都不足為憑，祇有做成功的事實，是可以算得數的。向前看的人生觀，祇須去做他的向前的事業；向左右看的人生觀，祇須去做他向左右的事業；向後看的人生觀，祇須去做他向後的事業；誰做得成功，便是誰的人生觀不錯。這「做」的一個字，便是西洋文化上所說的 *Positivism*。我如今且把他的理由約略介紹幾句在下面：

Positivism 是什麼呢？便是所謂實證論；實證論是什麼呢？便是說哲學必須以經驗的事實為其研究上唯一的出發點，以確實的事實做基礎，排斥一切思辯的理論為空論，論尊重實驗和觀察，主張與其消極的毋寧積極的一種主義。這實證論的傾向，是十九世紀差不多同時起於英、法、德、諸國，給與思想界以極大的影響。其代表學者：在英國，是穆勒，*Mill* 和斯賓塞；

Spencer 在法國，是孔德，Comte 列德勒；Littre 在德國，是法協爾 已哈，Feuerbach 拉新，Loas 來爾，Reich 杜林，Duhring 等。但實證論這一個名詞，是始於孔德稱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爲實證哲學。Philosophie Positive 孔德排斥在他以前的哲學家之欲認識事實——就是現象——和其關係以外的東西，而以現象底本質，其第一原因，和其究極的目的等爲超絕我人底認識能力，不是我們所得而知的；我們只不過依着觀察研究比較得知道現象間所存在的不易的關係，和事實的連續，類同間所存在的整一的法則罷了。那麼，一切知識，都是相對的；絕對的認識，是沒有的。這是因爲事實的本質，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等，我們不能知道的緣故。我們只能單依着經驗，知道甲的現象和乙的現象，不絕的結合，——乙常與甲連續而生起——其所謂原因也同是現象，並不是那人格的神或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的原理。這樣看來，我們底認識，只限於現象的連續和共存之上；所以，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知識，是唯一有用的知識。我們所以探求原因，是要促進阻止變更他的結果，或欲預知他的結果以爲之準備。這樣，結果的預知和變更，依着認知其法則連絡現象上的因果關係可達到學問，就是爲着欲預知結果，預知結果，依着這實證論可以達到目的。——新文化辭書（七五九）

預知結果，便是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。他明告訴我，「一切智識，都是相對的；」他又說，「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知識，是唯一有用的知識。」相對，是限於人生底一部分的；人生的一部分，是發生於現象的。人生是切實的現象，是要人去做出來的，所以說「並不是那人格的神，或超感覺的形而上學的的瓜理。」人生第一切要的，是要得到用；如何可以得到用？是要做，是要立刻去做；不是說如何做法，也不是說想去，更不是那超感覺的空想。我們看還是空想能夠安慰人生，還是去做出來得到實在的利益能夠安慰人生？這當然是實利能夠得到人生的安慰。最淺近的比方，肚子餓了，祇有立刻去吃飯，還要吃飽，纔能夠得到安慰；這吃飯是要去做纔能得到的，倘然說肚子餓了不去吃飯，祇是想飯，這怕是不能解決人生問題的嗎？倘然說肚子餓了，非但不吃飯，並且不許想飯；又因為吃了還是要餓的，索興把這吃的事實取銷了，這還成嗎？這因為吃飯底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等，我們不能知道的緣故。你要取銷吃飯，勢必先要取銷吃飯的本質起原和其生起底方法，這是人的智力範圍內能成的嗎？所以空想是不適用於人生的，須是有實證方法纔能解決人生；但是實證方法，還不過是一個方法罷了，要得到實證的利益，還是在做。上面所介紹的實證論，還不過是一個做的方法，並不是做；不做，只有一個空方法，還是不中用。譬如害病，祇有一個藥方，也是不中用的，一

定要拿藥方去贖了藥來，給病人吃進肚子去纔中用。所以我們中國有一位顏習齋先生，他的人生觀，非但是鼓吹做，簡直是實行做的一個字。他的存學編裏有一段說道：

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，則相隔千里；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，則相隔萬里矣……譬之學琴然，書猶琴譜也，爛熟琴譜，講解分明，可謂學琴乎？故曰，以講讀爲求道之功，相隔千里也。更有一妄人，指琴譜曰：是即琴也，辨音律，協風韻，理性情，通神明，此物此事也。謂果琴乎？故曰，以書爲道，相隔萬里也……歌得其調，撫綢其指，弦求中音，徵求中節，是之謂學琴矣，未爲習琴也；手隨心，音隨手，清濁疾徐有常功，鼓有常規，奏有常樂，是之謂習琴矣，未爲能琴也；弦器可手製也，音律可耳審也，詩歌惟其所欲也，心與手忘，手與弦忘，於是乎命之曰能琴。今手不彌，心不會，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，是渡河而忘江也，故曰千里也；今目不睹，耳不聞，但以譜爲琴，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，故曰萬里也。

你看他這一段話，把空想和實行的界限，分得何等清晰？把實行和空想的利害，又說得何等的明瞭？似乎比那提倡實證哲學祇講方法的一班西洋學者，說得格外切實些。所以，我們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，仗越重情志的空想，果然是不中用，便是仗越重理知的議論，也是不中用的。非得要實

理知的實行，纔能得到人生觀的實現。我們中國的智識界，大別爲漢宋兩時期；漢儒講考據——理知的——宋儒講理學——情志的——直到明末清初的時候，纔出了幾個學者——王陽明、王黎洲、王船山、顧亭林、顏習齋這班人——漸漸的知道趨向於人生的實現，提倡知行合一的議論。其中經過三百年淺薄的入股文的束縛，這一線中國實證派的學說，也湮沒了三百多年；如今的知識界，又把舶來的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搬弄了三四十年了！祇是搬弄，不去實行，還是得不到一個究竟；所以我再把三百年前中國的實證派學者請出來，把他的學說傳播出來。內中要算顏習齋先生，是一個積極的實證派；他自己取名一個「習」字，便是表示實證的意思。你們要得到人生觀的究竟麼？快研究他的學說和他一塊兒習去！——這一番話，便是我整理過顏習齋集以後對於思想界上的感想。

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于上海嘯天書室。

顏習齋集卷一

門人

李塨纂
王源訂

●年譜

凡例

一、顏先生年譜，甲辰三月以前，本之先生追錄稿，及堪所傳聞，以後皆採先生日記。然日記共七十餘帙，每歲日記，不下七八十葉，嘉言卓行，不可勝收。又堪守先生「省減覽讀」之戒，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，訖甲申八月十有二日，除應他事外，一日務完一歲，則其涉獵而錄出者，略亦甚矣。故每言，如有每爲修譜者，將其日記節錄，尙可得五六編，編各不同，皆可傳世，亦一快也。

一、二帝三王之道，至孔子而集其成，然秦火以後，興衰割然一分。漢唐之士，抱殘守缺，宋明之士，僞襲僧纂，而聖道幾委于地矣！先生崛起而尋墜緒，全體大用，煥然重明，天心世道，所關非渺。有志者詳諦之，可以興矣。

一、孔子不可得而見矣！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，如魯論鄉黨所載，人或尙疑高遠，以爲非

中材可以步趨。先生年譜「日日改過，時時省躬」，雖愚柔觀之，亦不可託言自諉也。誠爲後人作聖模範。且講道透快剖陳，世故剴切。修己治人之方，皆具於是。

一、先生平居教學，每歎先儒伐異黨同，虛學欺世。一次，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，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，後先生以書規曰：「祝徵君，鄙意也；但某不知而代爲吟詠，則非立誠之道矣！」其嚴如此。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，一字不爲饒飾，以守先生之教也。王崑繩規我曰：「詞體，非述尊者體，可易而婉之。」予曰：謹受教，然終無曲隱者。

一、先生交遊，論定者各附上傳。或謂先生年譜，不傳他人，然先生「會友輔仁」之學，見於是焉。故甯贅勿削。

一、是編成，王子蜺繩訂之，實裨不逮。然終愧識淺學薄，不足寫狀先生，或再有賜訂者，萬所無吝金玉。

丁亥七月，李步識。

一
明崇禎八年，丁亥，三月十一日，卯時，先生生。

先生姓顏，諱元，字渾然，號習齋。父諱昶。博野縣北陽村人。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，遂姓朱，爲蠡人。妻王氏，孕先生十有四月，鄉人望其宅，有氣如麟，忽如鳳，遂產先生。啼聲甚高，七日能翻身。適園整井，因乳曰園兒。數月後，母瘡損一乳，乳缺，朱媼抱乞鄰，隣媼不得，則與朱翁嚼棗肉，胡麻薄餅，交哺之。先生頂圓，後一回，髮少，年甚長，晚歲尺首，面方腴，少紅白色，晚蒼赤隱白。顴微峙，準方正而鉅，孔有毫，睛黑白分，中年病目上瘡，左目遂眇，然卒視之，若目睛如故者。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，眉晚出，毫三五。耳有輪郭，珠垂額豐，博橫有紋。天庭一回大指頂，口方正，有髭，豐下，鬚約四寸左右，髭五六株，兩輔各一志，生毫二寸餘，身五尺，胖白，手紋生字，掌紅潤，舌有文曰中足，蟬翅文甚密。其「言中行潔」之象乎？朱翁，號軒，有才智，少爲吏，得上官意，滄桑變，偕衆守蠡城，及劉村有功。妻劉氏無出。父景，形貌豐厚，性朴誠，膂力過人，愛與人較跌，善植樹。

丙子二歲

丁丑三歲

戊寅四歲

冬，畿內警兵至，蠡先生父不安於朱，遂隨去關東。時年廿有二，自此音耗絕。

己卯，五歲。

朱翁爲兵備道臺事官，移居入蠡城。

庚辰，六歲。

崇禎十三年，歲凶，人相食。朱翁納側室楊氏。

辛巳，七歲。

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。女長先生二歲，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，因亂棄野，蠡人張宏文收爲女。至是，宏文爲道標巡捕官，故聯姻。

壬午，八歲。

就外傳吳洞雲學，洞雲名特明，能騎射劍戟。慨明季國事日蹙，潛心百戰神機，參以己意，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。時不能用，以醫隱。又長術數，多奇中。蓋先生之學，自蒙養時即不同也。

癸未，九歲。

朱翁曰：以錢給先生，令買餅餌，先生俱易鉅。

甲申，十歲。

三月，賊自李成陷京師，烈皇帝殉社稷。五月，清兵入，是爲順治元年。先生嘗言：曾戴藍絨晉巾二頂，明之服色也。

乙酉，十一歲。

始學時文。朱翁側室楊氏生子。——見

丙戌，十二歲。

吳師洞雲納婢生子，妻棄之櫪下。先生連血胞抱至家，告朱媼，劉乳之。吳妻怒，捶其婢，婢逃，復遁之朱家，匿之。乃綏頰洞雲夫妻，卒還養子，遂成立。然終以吳妻怨怒，不得從吳遊矣。母王氏，改適。

丁亥，十三歲。

蠶生員蔣爾恂，——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。——以衆入城，殺知縣孔養秀，稱大明中興元年。朱翁挾先生避之博野。爾恂東畧河間，衆敗遁去，乃還里。從庠生賈金玉學。

戊子，十四歲。

看寇氏丹法，遂學運氣術。見斥奸書，知魏閹之禍，忿然累日夜，恨不手刃之。

己丑，十五歲。

娶妻，不近。——學仙也。

庚寅，十六歲。

知仙不可學，乃諧琴瑟，遂耽內；又有比匪之傷，習藥輕薄。朱翁爲先生謀，賄入庠，先生哭不食。曰：

「甯爲眞白丁，不作假秀才！」乃止。縣試策問：「弭盜安民。」先生對畧曰：「淫邪情肆，身之盜也。

五官百骸，身之民也。弭之者在心君。心主靜正，則淫邪情肆不侵，而四體自康和矣。亂臣賊子，國之

盜也；士農工賈，國之民也。弭之者在皇極，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。」縣幕客孫明，明大奇之，試

四書文亦異，迎見如上賓，騎遇輒下。朱蠟之母王氏患瘡，先生日爲拭血，膿不瘳；後卒，祭其墓者

二十年。

辛卯，十七歲。

浮薄酣歌如故。冬，會友夜讀書，二三過，輒不忘。

壬辰，十八歲。

習藥猶故也，然无外欲，雖邪媚來誘，輒峻拒之。

癸巳，十九歲。

從賈端惠先生學，習染頓洗。而朱翁以訟滯，先生被繫訊。作文倍佳，端惠喜曰：「是子思雖不能亂，豈凡人乎！」一日，役繯之行，遇妓，揖不顧。役曰：「此而敢所懸者，盡求之解？」先生笑不答，大書其前室曰：「養浩堂。」未幾，入庠，諱邦良。訟解，思父悲不自勝。端惠名珍，字襲什，蠡庠生，幼有文名，長莊愜，厭蠡城紛囂，棲西北野，從而居者廿家，因名廿家莊。蠡邑豪劉公請見，不往，懸扁牖，儀以致之，亦不往。及釋任去，乃往謝一姻屬，捕廳有訟，艱包直，曰：「聞汝賈文學，嫻也，持渠雙字來，即免。」端惠笑曰：「必令嫻有進，甯貨之財耳。字不可得也。」禁及門，結社酬歌，及子弟私通饋遺，先生還其教，故力改前非。及卒，先生爲持心喪五月。私諡曰端惠先生。

甲午二十歲。

訟後家落，告朱翁曰：「時置招筵，搆會，從之喪品，不從媒禍，且貧不能措城費，不如旋鄉居。」翁遂返鄉。以年邁，日費盡責之先生；先生身任之，耕田灌園，勞苦辛穢。初食藟，林如疾瘵，後甘之，體益豐，見者不以爲貧也。與鄉人朱參兩、彭恆齊、趙太右散逸翁父子友。參兩名湛，端謹士也，恆齋名士奇，頗有學。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。初負節高尚，後技瘡，以拔貢。康熙四年，授長洲令，厲禁婦女遊虎邱。欲有爲，終累繁劇失官。卒。太若少學問，蠡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已過也而友之。散逸翁。